

汉代瓦当的形式构成美

孟卫东

秦汉时期,我国已经有了相当宏伟壮丽的建筑群。“《史记》上所记载的:‘东西五百步,南北五十丈,上可坐万人,下可建五丈旗……’的秦始皇的阿房宫,以及《后汉书》‘周围二十八里,前殿东西五十丈……金铺玉户,华袁壁瑯、雕楹玉碣,重轩楼檻……’的汉未央宫,遗憾的是都已湮灭,不可见了”(张万夫《汉画选》)。但是遗留至今的建筑遗物——瓦当,却是建筑史上的宝贵资料和珍贵的艺术品。瓦当指的是我国古代建筑的屋檐筒瓦顶端的下垂部分,一般又称为筒瓦头。其作用是加固建筑物的边缘,也是一种装饰品。

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实物与资料,我国的瓦当起源于西周,约在春秋晚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模式。这一时期,瓦当已被广泛用于一些大型建筑上,制作也日益精美。这一时期的瓦当多是圆形的,它是从半圆形瓦当演变而来的,这种瓦当在汉代达到其鼎盛时期。

1. 汉代瓦当的制作工艺

秦汉瓦当虽造型相似,但其颜色却略有差异。秦代的瓦当一般都是青灰色的,而汉代瓦当颜色则由深变浅,是浅灰色的。制作瓦当主要有几个步骤:制瓦当坯、续制筒瓦、切割晾干、焙烧。有花纹和文字的瓦当的制作方法,则是要先刻出木模(阳纹),然后用木模压制出泥制瓦当范(阴纹)。将瓦当范放入窑内烧好取出,便可使用。因此汉代瓦当纹极富弹力,很少有生硬的刀痕,朴素之中蕴藏着浑厚而沉稳的艺术风格,这种艺术风格与汉代的制陶工艺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汉代的宫廷楼宇,大多有专门烧制砖瓦的陶窑,根据建筑物的具体需要而进行专门的设计和生(参见徐懿睿、钟兆荣《浅谈汉代瓦当的简约之美》)。因而,这些瓦当与建筑的风格极为统一,装饰效果极佳。

2. 汉代瓦当的组成形式

“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:‘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廩庾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…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’”

(王伯敏《中国美术通史》第二卷)。汉初国力较弱,全国上下崇尚节俭,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到汉武帝时,经济实力大为提高,便开始大量兴建宫殿、别苑及馆舍,瓦当在建筑物上被广泛使用。汉代瓦当主要有文字纹和鸟兽、植物及云纹图案等形式,瓦当的装饰纹样成熟,文字、动物和植物的图饰造型及其组合,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。

文字纹。文字纹瓦当的特点是在形制上分区划界,并在中心绘制乳钉与联珠装饰,给铭文安排一个固定的框架。文字在此范围内作上下左右的变化。瓦当的直径多在15—18.5厘米之间,文字数目不定,最多的可达十多个。瓦当的文字内容十分丰富,词藻极为朴实。有祝福和祈愿的,如“长生无极”、“延年益寿”、“与天无极”及“万岁未央”等;有以标明建筑物的名称为内容的,如“长乐”、“未央”、“上林”等;有以建筑物主人的职业为内容的,如“金”、“卫”等;有以表明官职的,如“上林农官”、“都司空”等;有以表示墓葬为内容的,如“冢”、“惟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”、“高祖万世”、“长陵西神”及“殷氏冢当”等;有以表示歌功颂德为内容的,如“汉并天下”、“单于天降”等。文字纹瓦当是汉代的主流,其字体大都采用鸟虫篆、石鼓文、篆书等为主,后期有隶书样式出现。鸟虫篆纹样笔法质朴,形象灵动;石鼓文饰气息高古,浑厚劲美;篆书则是苍劲有力,风神挺拔。汉代文字纹瓦当是中国文字瓦当艺术的集大成者,它运用文字线条的伸缩,形成一种变化无穷的美的旋律,具有印章和书法的古典美。

动物、植物与云纹图案。动物纹样主要有:兽面纹、鹿纹、虎纹、龙纹、玄武纹、兽纹、龟纹、蟾蜍纹、马纹、亥纹、犬纹、兔纹、凤纹、鹤纹、雁纹、鸟纹、朱雀纹、飞鸿纹。汉代瓦当的动物纹样种类繁多,其中最突出的就是“四神”瓦当,它是当时最流行的瓦当纹饰之一。所谓的“四神”即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,其中青龙能呼风唤雨,象征东方、左方、春天,为“四神”之首;朱雀是想象中的吉鸟,象征南方、下方、夏天;白虎象征西方、右方、秋天;玄武是龟和蛇的组合图案,象征着北方、上方、冬天。“四神”瓦当分饰于殿、

阁建筑的东、南、西、北不同方位,“四神”瓦当代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,又有驱邪除恶、镇宅求吉祥的涵义。其造型考究、构图新颖巧妙,其文字质朴浑厚、自由奔放,体现了工匠们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才情。其他的图案主要有:卷云纹、山纹、水纹、植物纹等,其中云纹瓦当多而精彩,云纹类瓦当通常用单双界格线把画面分为四个象限,将简约的云纹重复叠加构成,形成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韵律美。这类纹饰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高度概括、提炼和抽象。图案已脱离其具体直观形象,是对自然中的行云、流水及树木花草程式化的写意,既是现实的图案,又是抽象的图案,它运用简略的几何线条描写勾勒,具有抽象的美。

3. 汉代瓦当的构成美感

我们可以从瓦当的形式与表现以及基本图形的组合构成等方面,看到汉代瓦当画面独具特色的平面构成形式。

对称是构成几何形图案的基本因素,其他形式的美感则是它的复合、交叉、变异而成的,从起源上讲,它是最古老的;从构成法则上讲,它又是最基本的。因此,它是形式美的核心。对称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和习惯的一种构成形式。它在汉代的瓦当中表现为点、线及面在上下或左右反复而形成的图形,有较强的秩序感。其画面稳重、沉静,具有朴素的美感。汉代瓦当纹饰很讲究整体的造型,通常采用中轴对称结构、辐射圆旋结构、自由结构等造型,这些都体现出不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价值。

中轴对称结构。中轴对称结构有等量等形、等量不等形、等形不等量等形式。汉代大多数瓦当纹饰是讲究对称的。它们以中轴线或中心点为支撑,向上下、左右配置相同或相近的、形状和大小相称的纹饰,使整个画面既统一而对称、庄重大方,同时又富有节奏和韵律,和谐而有序。如“汉并天下”瓦当,就是典型的中轴对称结构。它以双线“十”字界格,将瓦当分成四个相等象限,篆书“汉并天下”分置其中,其字体统一、大小也相等,呈现对称之美。大多数的卷云纹瓦当一般也都是对称的结构,以瓦当的圆心为中心点,上下、左右分作对称界格,每一界格为一单

元重复一个连续图案,主次、疏密的安排独具匠心,线条变幻莫测,这种对称结构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。

辐射圆旋结构。以一点为中心,通过旋转得到相同的图形,即称为点对称。点对称又有向心的“求心对称”、离心的“发射对称”、旋转式的“旋转对称”、逆向组合的“逆对称”以及自圆心逐层扩大的“同心圆对称”等。汉瓦当主要采用这种结构,以圆心为中心,图案向四面八方伸出辐射线。画面生动、富有韵律感。如太阳纹瓦当,中央圆圈内施四齿左弦纹,每齿之间施一乳钉纹,瓦富边轮内的中央圆圈外是四齿右弦纹和四个右弦水涡纹。整个当面为一组整体图案,边轮较窄,此种图案亦称变形葵纹。整个画面朴素典雅,构思精巧,美观大方。

自由结构。在汉代的瓦当艺术中,自由结构也是一种重要的造型结构。其造型舒展自由,不拘一格。动物图像纹瓦当采用此类结构较多。此结构的瓦当画面舒展自由。自由结构脱离了对称、螺旋、发射、比例、和谐、层次及节奏等形式规律。布局依形状的大小或多少而变,有一种活泼生动的美(参见傅凯、倪勇《汉代瓦当的美学内涵》)。如蟾蜍玉兔纹瓦当,当面分上下两部分,上部浮雕着一只疾奔的小兔,两前足跃起,双耳后竖,毛向后飘飞,尾巴上翘;下半部是一只起跳的蟾蜍,圆目突起,大腹鼓圆,舌长伸。其造型考究,构图新颖巧妙,质朴浑厚,生动传神,极富生活情趣,体现了工匠们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才情。

总之,汉代瓦当艺术的创造者凭借着自身敏锐的艺术感悟力,将古朴简约的精神融入到瓦当的艺术创作中。在圆形或半圆形的画面之中,汉瓦当纹饰精心设计、巧妙布局,动物显得自然活泼,神态天真,栩栩如生;文字疏密得当,安排合理,显示了我国人民的智慧。它广泛的题材、丰富的内涵、多样的构成形式美感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。

(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)

责任编辑 韦平